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_臣孫同珍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七

宋 孫覲 撰

劄子

侍御史論大學諸生伏闕劄子

臣伏見敵人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抵京闕忽睹神州
輿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敎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
臣盡量彼此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閒暇使之疑懼有虎口

之虞歷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萬全之上計也忽傳
李綱刦寨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羣情為之奈何綱本書生
素不知戰力小圖大挑發兵禍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
以王者之師為攻刦之計藉令出其不意偶獲小利猶為
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於旬日之先提數千兵
以入空寨盡驅而納諸陷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
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徇死有餘誅方從薄
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衆伏闕鼓倡羣小妄謂宰相陰

有異謀開關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
萬過登聞鼓呼聲動地手擲瓦礫但擊大臣屠裂中貴
人流血滿道天子震驚與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宸
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除
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夫城
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常率諫官合攻裴延齡不得為
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
是衆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從出也朝廷重

建師儒營宮室豐餼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祿掌矩規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變蔑視官司不告而出怙衆興訛厚誣朝廷朋比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戴其面立於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刳剝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必自茲矣臣承乏國子司業時童貫

脩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為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請
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譴諍臣聞之曰武學落
成何與太學之事項者乘輿幸太學而武學生例被恩
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分窺其志止欲圖
尺寸之柄倡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當具申學
法屏之遠方使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復為惡以
階禍亂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脩為臣言北使王為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時交脩侍立親聞其語為曰今日得三關明日旋即去矣如朝廷不許則相國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郎君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燒蕩盡使鳥鵲不能過也為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益如何恪曰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不來三問三對

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
息而言曰方強敵怙衆昧於一來仰見中國之盛大四
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斷抄掠之路不
出一伎示以形勢俾莫吾測與之講可以萬全夫何行
營大臣狂謀謬算出於刼寨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
人敢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關以要吾君宰相既知其必
來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齊韓魏共攻秦於函
谷關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

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又必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號強雄尚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翦之徒起而

用事遂併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貴因敗為功轉禍為福其權正在此也今之三關河朔重地舉而棄之則京師無藩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臥矣狂士刼寨誤國至此豈不痛哉今京師無大嶽三塗峭函之固獨恃一河耳防河將吏望見兵草獸駭鳥散不知所在大臣依違畏棄地之責將帥驚下無干城禦侮之功萬一敵人舉國而來屯兵城下如有王芮之說臣恐社稷之憂不止三關而已也寇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

而行之寧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御史
首論諸生伏闕鼓倡羣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刼寨激
怒強敵以誤朝廷計拙言狂得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
西省俾贊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建割棄三關之
議上拂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割三城
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
螻蟻之命直言無所回隱其為狂愚死有餘矣

宗政殿集衆官議合不合棄三鎮劄子

臣聞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邊
釁驟興乘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
無事而劫寨之臣狂猖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
之害陛下當亟為去之去之不果為心腹之患必矣方
北馬南下經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
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限孰能禦之其
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仇復元
祐諸臣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海禁錮子孫累

赦不宥可謂酷矣今自大臣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衆
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
以款兵而紓禍也而元祐履轍在前孰肯復出為國家
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若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
獨何人首倡此議蓋區區之意以為割己之地彼當退
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項扶顛持危以強國勢選將厲
兵以固邊圉興衰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業未為失
也倘以失三鎮為悔追責有義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窮

裔臣甘如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寢陵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知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急去手足之害無重心腹之累矣

中書舍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今日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實有區區愛君憂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聖聽臣詳味其言推原其用意蓋

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為宗廟社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也今春幹离不推衆數萬長驅而至陛下疆圉之臣州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致命與之校者遂至京師如踐無人之境劫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姚平仲跨一駿騾遁去蓋彼誠不料堂堂中國之大而技止於此也今聞幹里雅布由河北尼雅滿由河東舉國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衆必數倍於前日陛下宿將如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為許翰以逼留督戰日受三

四櫟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屯兵於懷州
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彌大妄殺立威誅勝絕統
正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為盜山東淮南兩路為之騷
然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
河流不冰復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
戲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罔朝廷尤為妖妄臣在都堂
客次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省街司十數
輩盡投六甲兵法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

要拾蕃人頭耳臣又問曰誰斬蕃人而使此輩拾其頭耶京不答而愠怒發亦是時翰林學士吳玘給事中安扶中書舍人杼會李擢在堂聞京之說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悉差登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施措置之方如此則舜陟建遷都之議不為過矣今有千金之子聞一逸賊入境左提妻右挈子羣趨疾走以紓一旦倉卒之變而不復顧其家況今之勢彼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進無禦其前退

無躡其後乃欲禱祀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萬一有如王芮之言兩軍既至王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埽蕩一空則孤城巋然獨存亦何以為國昔者太王不忍鬪其民避狄去岐百姓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載伏望陛下審彼已奮神斷視強敵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戎之備如此不憚旬日之勞徙建別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陟之議特賜開納天下幸甚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之職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於朝譬之冰炭同處一器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含怒忍恥千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遂肆毒於善良三陰在內其卦為否禍亂之原不可不察邇英進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治亂興壞之

端蓋數十萬言而文辭浩繁進讀有時一日萬幾終不能徧臣竊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惡之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篇炳然在目其言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故周之王以夏商為監今所宜監莫近于唐凡三百六十篇雜為十二卷元勲盛德亂臣賊子忠邪賢佞如指東西如分黑白開卷了然陛下即政之初博延儒學之臣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以

輔聖質之明與其論事於未然孰若接已然之狀與其
考言於未試孰若視已試之迹臣愚欲望聖慈每御邇
英詔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不出歲年可見唐室
廢興之由盡出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善為可法惡為
可戒必能補聖政之萬一

上何丞相劄子

某承乏侍御史適遇勅敵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
除某累奏言講和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羣小伏

闕下請用李綱某疏論以為怙衆作亂不可長王黼以
誤國戮死而召蔡京歸賜第某又論蔡京稱誅合行貶
竄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纔
數月吳相亦以黨蔽蔡氏罷去某蒙恩召歸西省遂贊
書命又會北使王芮請三關故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
唐丞相操兩可依違不決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
急矣且斷然去紓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
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心者既觸吳相李樞之怒得

罪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
欲也哉然自古中外之勢迭相盛衰時方厭兵則講和好
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城之恥呂太后嫚書
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
憂寧含垢忍恥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彼既乘百戰百
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忌憚設有良將精兵可以角勝
而宗廟社稷所在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又況無將
兵乃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衆某區區進和戎之

議不為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持上
下元臣故老屏棄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羣邪罔上欺君
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効
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第以為謀主臺諫烏得
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統制
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亭俊堂陞陵夷難
乎其為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幹離不圍東北王芮之
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關以為疑

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安無事之時
侍從官犯忤宰相小者褫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
削籍流竄嶺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事朝廷
十年以文字為官守言語為職業一言逆耳令冒矢石
抗強寇於城陴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
亦欲如曩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亦不思
也辛康宗既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
未至而唐丞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為承務郎意欲

嫁怨使某復為一辛康宗豈不太甚矣乎今自知不任
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遠圖
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職責於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
生豈可使駕御羣隸守衛城壁相公盍責以勇悍之將
諸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
之休戚也

二

某據大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六十人手持白

棒趕逐巡更齋僕云是奸細各出門去我自巡獲當夜
打開韞玉齋封鎖擅搬出官米二百餘石今根尋夜盡
在諸齋未曾勾動乞申朝廷差官拘收入食免致將來
虛負罪責某諭令且去朝廷多事方應付軍前事定月
理會數十人者羅并於廷曰本學秀才聚衆伏闕恐嚇
官家罵詈宰相手殺數員內貴更無世界朝廷方降詔
書獎諭今搬出官米羅賣已盡他日必定誣誑齋僕偷
出朝廷主張秀才將某等流配三千里外鬻賣男女陪償

不了某曰與汝判送監照會於是又拜曰今將齋僕二
三十人分在監西門大學門律樂把截門不放升斗米
出去須待拘收入官方得向後安穩無事某聽其說雖
有理而無以處遂攜狀呈相公併狀首一人令面覆相
公亦未有所處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其所訴狀示之
樞密公曰秀才便偷米只是齋僕偷了相公與某相視
矍然果如小人所料某曰秀才齋僕高下固有間秀才
攘米令齋僕任盜賊之罪乎樞密公笑不言良久引去

某竊謂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者亦有出於
販賣小夫農工走卒之中而儒生學士世所以望為君
子或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唐六館之士豈盡賢者
朱泚之亂一何蕃叱之無一人受汙今太學諸生豈盡
不肖一為陳東所誘遂相朋為亂某時任言責極論東
伏闕之害以為朝廷以李綱故未即典刑盍且用學法
屏之遠方以厲其餘而聖旨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
今日將相之儲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其効如

此某以為且當護惜國體不可暴其事傳笑四方欲望
鈞慈捐棄此二百石不問特降旨揮下本監官將韞玉
齋官米監視封鎖仍舊諭齋僕打更看守免致羣僕紛
然訟訴謹譁以為口實為學士大人之辱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脩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
天下爾時錢穀充斥府州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
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剩錢不

得過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寬剩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所積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資橫費三十年所喪十八過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遽罷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他司爭取妄用遂

至埽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趣
了目前以號稱職無一金之藏他日朝廷有大水旱招
集流亡有大舉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
不時緩急之需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
用為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遞
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舉官尤
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復常
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他司不得

侵而異日有所恃以為萬世無窮之基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八

宋 孫覲 撰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四郊烽火誕彌蛇豕之墟一島風烟宛在鼃鼃之窟鳴
杼出鮫人之館浮杯開梵帝之宮偶避地於兵間遂問
津于耕者鴻慶居士數奇半世多難百罹救過吹簫悼

心喘月平生許國臥陳登百尺之樓晚歲營巢住揚雄
一區之宅命龜三卜避盜五遷獨行鷗鷺之羣共集雞
豚之社半山街日落帆影於巖中萬壑留風過樵聲於
枕上蓬茅不翦畚插自隨遙開白板之扉緩扣烏捷之
角兒童拍手競欲挽須婦女磨門那聞轆釜泥田父瓦
盆之飲荷園官菜把之恩悵昨夢之已非佚吾生於既
老木尼士安能為福亦又何求土偶人自得所歸於焉
自息共此百家之聚來同一笑之歡

拋梁東春入山村處處同
澗草不鋤隨意綠巖花無主
為誰紅

拋梁南鼻息齁齁午醉酣
一筵清風吹酒醒槐宮不見
府潭潭

拋梁西亂棘孤藤刺眼迷
雀啁風前紅皺小魚跳波底
碧圓低

拋梁北萬頃滄波圍澤國
風引仙舟到復回山人俗駕
何須勒

拋梁上霜餘禾杪浮新漲肯教百鬼瞰高明怨雀驚猿
號夜帳

拋梁下燕雀紛紛來賀厦吳王宮殿舊巢空共此蓋頭
茅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犬雞蕃息野繭大如甕盎禾
苗高若坻京遇桑間之餓人一飽之恩猶在覩梁上之
君子大千之劫無因凡我往來共此快樂

西徐上梁文

踐蛇茹蠱脫身五嶺之陬補剝息黥歸老三家之市桑
麻接畛雞犬交音已免賈生問鵬之憂遂諧韓公見蝎
之喜富陽故侯炎海蟲蛇之侶玉川蟻蝨之臣屬開晏
嬰齊屨之言遂解鍾儀楚冠之執蝸盤兩角已同墜甌
之觀貉共一丘豈恨虛舟之觸向空而書咄咄擊缶而
和嗚嗚望故家以終焉羨吾生之休矣迺占吉日爰舉
修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靈有築垣之助地偏壤沃井
冽泉甘豈徒應三宿之桑固將面九年之壁老蟾駕月

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黃帽釣
寒江之雪青蓑披大澤之雲行隨鳥鵲之朝歸伴牛羊
之夕擁百結之褐捫蝨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閭
里緩急皆春秋同社之人兄弟團藥共風雨對牀之夜
盍申善頌以佐歡謠

拋梁東臥占寬閒五百弓一榻清風殘酒中半窻花影
日瞳瞳

拋梁南彌勒年來共一龕遶樹時聞鳥攫攫彎弓莫向

虎眈眈

拋梁西落日投林急鳥栖一抹殘紅猶未斂半鉤新月
挂簷低

拋梁北一襲單衣老無力且令斗酒百憂寬莫遣家書
萬金直

拋梁上萬壑烟霞集遐想顛倒山公白接羅光芒太乙
青藜杖

拋梁下去去從今事桑柘好與龜魚作主人更伐豚羔

燕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千餅解崇三揖送窮人面看年年歲歲
之同花枝見夜夜朝朝之好以二百五十畝公田之入
盡歸酒姥之家為三萬六千日醉鄉之遊獨占地仙之
籍

金山大殿上梁文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剎踵梁陳之
舊肇新闢若寅奉金仙都統太尉得正法眼藏而現宰

官了一大因緣而作佛事眷茲勝地獨有頽基鐘鼓不
鳴龍象皆泣毗耶城大居士已屬當城妙高臺老比丘
而為說法指囷分粟除地布金嗣開祇樹給孤之園
首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鼇負出三神山仙聖之宮一鷲
飛來四大海龍神之會迥起諸天之上中嚴兩足之尊
仰止仁祠俯伸報地大安國步如北海若之難窮永錫
帝齡等西方佛之無量爰屬修梁之舉共賡擊壤之音
拋梁東赤岸銀河一水通萬疊彤雲竟大起六龍推出

半輪紅

拋梁南一勺中冷乳水甘殿閣風來鈴自語曼陀花雨
落毵毵

拋梁西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脚未收蜺飲海濤頭初上
雪平隄

拋梁北北戶星光珠的礫夜鶴休驚蕙帳空古佛銅龕
有彌勒

拋梁上堂堂文文真金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部龍天

盡回向

拋梁下二士三生同本社庭前古栢自長春袖裏靈珠
光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力護持萬德從衆香之鉢
而來羣魔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美百順人康六合
混同城池有金湯之固千齡際會山河書帶礪之盟凡
在見聞共茲快樂

資聖上梁文

肇開勝地化出寶坊大啓重閨同登覺路恭惟資聖堂
頭圓明大師悟最上乘法現比丘尼身住舍衛國給孤
之園坐毗耶城維摩之室佛光續千燈之照天花呈五
葉之祥鼎新六代故刹之遺雄視一方叢林之冠乃涓
吉日爰舉修梁萬德瞻依百神呵護迎白象駕擁金盤
陀開黃龍閣跪鐵門限月標指上珠現衣中穴癡蠅之
紙而見日光發醯雞之蒙而睹天大盂申善頌用佐懽
謠

拋梁東一點龕燈照佛紅臥聽木魚呼曉粥悠悠殘夢
履聲中

拋梁西道指靈山路不迷莫作瑤池阿母看金身自拍
佛肩齊

拋梁南待試曹溪一勺甘嶺上伽黎拈不起憑師更說
後三三

拋梁北身前身後三生石住世因循五百年兩手摩挲
話銅狄

拋梁上寶蓋盤空蔭龍象堂堂一路總持門煌煌百寶
光明藏

拋梁下地布黃金光不夜湧出青蓮十丈高不比凡花
有開謝

伏願上梁之後三靈不應千佛光臨泰階調玉燭之和
寶厯驗蘿圖之固官寮有九遷之喜士庶迎百順之休
應生不住布施之心同證無上菩提之道

和州餞交代趙朝議樂話

朱幡皂蓋方頌楚澤之春錦纜牙樯又泛秦淮之月簞
壺填道簫鼓沸天紛然臥轍之氓居有挽須之意恭惟
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時維北斗之一人來擁
東方之千騎望長安之日久馳公子之心快楚臺之風
聊共庶民之樂爰膺妙東移牧通都五馬攢花難駐雲
霄之步九芝塗檢竚沾雨露之新知郡侍御夙陳燕豆
之歡增重交承之契十眉環坐千指調絲長歌牽獨繭
之絲百杞倒瓊艘之淥渭城朝雨寄別恨于垂楊南浦

春波渺愁心於碧草

天涯萬里一尊同醉眼愁看一墮空畫角孤吹千嶂曉
綠舟橫繫半江紅啼粧盡畫梨花雨舞袖猶翻柳絮風
只有邦人頌遺愛棠陰繞屋自龍蔥

平江燕張節使樂話

碧油開道共欣凱奏之還皂蓋迎門大啓賓筵之盛恭
惟某官名高八陣氣蓋諸公奇謀參玉帳之籌妙東注
楓宸之眷方上聖推轂軍門之日正偷兒弄兵草莽之

時折箠一麾投戈四潰鐵衣百萬盡歸細柳之營珠履
三千坐嘯紅蓮之幕知府待制恭陳燕豆暫駐旌麾鼓
歌千霄簞壺塞路畫角卷珠簾之雨舞茵生羅襪之塵
雲起雪飛百柁倒瓊艘之綠河傾月墮十葩摧蠟炬之
紅

秋風獵獵卷紅旌賊壘忽忽唾手平坐倚柁樓天上至
臥聞鼓角地中聲九門合還追鋒去千里謹呼負弩迎
從此三吳傳勝事一時草木盡知名

代答婚

高門列戟久已服膺陋巷編茅重慙非偶龜筮協吉羔
雁旅陳伏承某人大丞相之家典刑故在而某從孫女
老書生之子蠶織初更異日相望風馬不交于齊楚餘
生何幸門牆遂接于朱陳

答余氏問親

三星照戶之光已屆婚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實繫閥
閱之高伏承某官一鄉之月旦所推大父之風流靡遠

而某姪女遂依名族以亢衰宗坦腹踞牀已見出諸郎之右齊眉舉案庶幾事君子之恭

答李氏問親

風馬殊方相望于萬里金蘭一氣遂合於兩心發幣來臨占龜有喜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綽有餘風以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世方亂矣豈無一士之可依天實為之庶幾百年而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

北際南垂迥若星辰之次東傾西應自同鍼芥之投夫
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某官英妙無窺園之好而某舍
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早緣草木臭味之同不
改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于三復固無磨玷之尤出妙
句於五噫共有相春之樂

答王氏問親

紉書延閣早陪鵷鷺之聯寓迹窮簷又玷葭莩之末伏
承某人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以某舍弟縣丞次女方從

姆傳嫺機杼之工莫助尊章薦蘋繁之祭不謂好述之意俯循代匱之規二姓交歡敢議參軍之配一門推重孰逾阿大之賢

答曾氏問親

管蒯代置奚俟齊姜之求芹藻可羞宜效野人之獻伏承某官世胄實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之餘以某姪女固嘗襲荆布而僚賤貧可以執箕帚而奉洒掃屬室家之有願式諧鳴鳳之占繫棗脩之告虔遂賀

乘龍之喜

答張氏問親

婚姻好合亦已累年情義綢繆殆如一日固應求舊豈復圖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鸞鵠之姿而尚栖於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襲布荆之素而不廢於蒹葭發幣孔嘉操著甚吉視崔盧一時之望固已歆然締朱陳二姓之懽永為好也

趙宗求婚

賣婚久矣浸已成風傾蓋歡然莫如求舊式佇肥家之
慶聽忘脩贄之恭以某長男早習箕裘粗聞詩禮偶諸
姑擇壻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啐啄之同茲蓋綢
繆之固抵龜不用投斧而行魯衛親自同兄弟朱陳
世世不替婚姻庶乎相依脣齒之間可以盡索形骸之
外

強宗求婚

罄三請之勤方慙率爾敦一日之雅何貺如之茲者伏

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強宗適契有家之
願命龜獻卜執雁告虔薦食芹之甘靡虞於按劍交斷
金之利式佇於報瓊

伯宗求婚

手足之情鍾本相期於原隰婚姻之好合茲有望于桑
榆盍申執雁之恭永締施松之託某小姪伯宗者屬在
諸姑子姓之行而小四甥者實次外家季孟之間應緣
兩喜之言僕僕三占之吉視崔盧之門戶亦何足道哉

繫魯衛之兄弟固無間然矣

介宗求婚

訪故家之劍悼既往之莫追賦束薪之詩庶後來之有
繼更重綢繆之好盍申燕婉之求伏承令姪女宛如衛
女之賢問諸姑於淇水而某中子介宗者端若秦姬之
子見舅氏於渭陽固已託葶於葭中更欲施蘿於松上
故無失故無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今始

表宗求婚

仰崇墉之數仞寒溫之間缺然締高援於一言宿昔之
因審矣喜深一老光冒棄宗比者伏承總幹學士令長
女近代名臣之家本朝循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仍存
以某舍弟尚書第三男表宗方讀父書尚勤師範敢聯
姻婭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婚之籍其為欣
喜難盡名言

宏宗求婚

雞豚同社桑梓交陰早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理宣

教第四令女簪纓仕族逢掖儒家俎豆嘗聞蓬麻自直
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為農為圃方續父菑學禮
學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慙率
爾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壽宗求婚

了無半面未諧窺管之因屬有片言遂契投膠之合涓
辰協吉願締華姻伏承令女婉孌有容德門之胄而某
小姪壽宗幼孤自立衰緒之餘方申下女之求適際有

家之願自慙非偶遽參謝庭玉樹之芳猶幸同聲庶聞
羸氏鳳簫之應

代答

窺夫子之牆竊有執鞭之慕埽君相之舍尚懷按劍之
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間下走抗虎之賤伏承令嗣
學士議論猶存家法文章已有父風過郝鑒之容若無視
紹秀之家何有代匱可矣奚為食鯉之求何貺如之遂
竊乘龍之喜

代答

早以父兄獲預俊遊之末晚因童稚又塵姻婭之聯集
盛禮於一門締交期于三世伏承某人衆謂恂恂無子
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兢兢貽父母之懼重勤慶幣之
先適契有家之願莫不代匱母廢窮簷管蒯之求可以
晤言庶乎東池紵麻之溫

代楊氏求婚

一塵同井密依桑梓之陰百尺干霄迥結絲蘿之託伏

承某人汾隅鼻祖號路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如某
者窮鄉冷俗陋巷諸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佇澗蘋之采
望塵瞻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遙傾蓋歡然遂結朱陳兩
家之好

代答婚

粉榆同社藐然雞犬之聞羔雁旅庭端若駉蛩之應遂
徼一時之幸求諧兩姓之歡伏承令嗣某官襲父祖之
箕裘而家法且存以某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槃悅而

婦儀已習榛栗棗脩之贄以辨男女不敢過焉蘋藻蘓
蘩之菜可薦王公永為好也

代余氏答婚

婚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改舉欣趙
璧之歸族黨交歡里閭贊喜伏承某官勲烈名臣之世
文章後學之宗眷此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
操某縣丞弟次女復嗣奉匱之薦庶幾案舉之恭薪楚
之束綢繆不替青氈之舊琴瑟之鳴和應宜同白首之

歸

族妹再適為張丞繼室答婚

鄭通德之門在望竊懷附驥之榮傳孝廉之室久虛輒
備續貂之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胄唐燕許之
故家以某云云官冷枕流門寒映雪夜烏啼而三繞眷
梁木之可依雉朝雝以雙飛屬商絃之屢斷娶婦有如
孟德曜其亦可哉擇對而得溫太真豈所望者雖重奪
流舟之守詎敢忘舉案之恭

答董舍人問親

通德門四壯之路莫窺牆仞之高平輿淵二龍之鄉幸
接州閭之末俯膺大貺重以好辭曲敦久要之情永締
歡門之固伏承令孫承務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乃眷女
孫粗嫺姆訓謂婚姻之好莫如魯衛之親而聲氣之同
奚俟姬姜之貴

代答

寒暄未接輒有意於求通聲氣欣同又何慙於非偶伏

承令女巨門慶裔選慎云初而某云云陋巷諸生攀援豈敢惟是婚姻之故殆不偶然庶諧伉儷之求永為好也

答李氏問親

書千佛之名夙添父兄之契合二姓之喜又塵姻婭之聯重勤緹騎之臨加賁囊書之寵伏承某人早聞學詩學禮襲弓冶之傳以某姪女孫可使奉尊奉長羞蘋藻薦乃眷異日遊從之好實為一朝附託之因粲然雁幣之陳過形於褒袞最爾棗脩之贄殊異于報瓊

師夔求婚

崔盧大族南北海惟風馬之遼吳楚殊方東西山有浴
鍾之應實繫天合曷預人謀備罄忱詞恭陳贄幣伏承
知府中大親家令孫女高門華胄尚有餘芳而某姪孫
師夔窮巷鰥生初無他技倘遂蒿倚青松之上宜見鸞
鳴丹桂之間南容白圭三復之言偶緣過聽季子黃金
一語之重式佇嘉音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

二十九至
三十一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_臣孫同珍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九

宋孫覲撰

四六雜文

代黃錄青詞

伏以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罄籲天之禱自中原稔甲
兵之禍而四方遭瑣尾之憂劫火熾然彌滿萬里烟塵
傾洞連絡百蠻慟哭干霄肝腦塗地積骸蔽野醜血流

川走燐宵明遊魂夜哭風雨暴露靡一杯之覆春秋奠
餽無半菽之分念衆生曠劫嬰釁之深丁一時大盜稱
兵之衆貨財留戀骨肉牽聯淪溺愛河備嘗諸苦漂墮
鬼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紫極之真遊集黃冠之勝侶琅
函藥笈藏室弘開絳節朱裳靈遊來下哀憐多罪拔出
三塗金飯玉漿有求皆至凡輿神馬無往不通破昏暗
鎖而永離九地之幽乘逍遙遊而共集諸天之上

代大醮青詞

伏以天高可籲神應無方恍然精侵之交歛如影響之
捷洪惟靖康鸞輅北遷之後屬時建炎戎衣南狩之初
獵火歛天騎兵滿野頭顱累道慟哭干霄眷茲桑梓之
區幾作萑蒲之澤里閭橫潰老稚驚奔深虞玉石之焚
彌軫淵冰之懼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心俯鑒微衷
首發弘願仰繫弘造大庇羣生安天步于九重廓塵氛
於萬里四郊清謐百口團圞一視寬親普加慈愍逮此
疆場教寧之日用申葵藿傾向之心祇奉靈科躬陳菲

薦集羽衣之勝侶誦藥笈之秘文精意潛交神光下燭
雲車風馬無往不通月壁珠星所臨必照伏念俯憐么
麼大界鴻龐洗滌塵勞永倚至道斷除業障虔奉真遊

新居醮謝青詞

伏以栖遲末路獨行萬里之餘晷晚流年未就一廛之
託爰屬歸田之日亟從問舍之謀永悼窮猿失木之悲
遂諧脫兔投林之喜所願容膝南窗之下坐觀六十年
之非寧復存心北闕之中大庇千萬間之意諏龜視日

除地庀徒疏決溝川誅鋤草莽甚虞戕害一時昆蟲之
命更懼驚觸四隅神靈之愆迺即家庭躬陳菲薦命羽
衣之勝侶誦藥笈之真文俯輸螻蟻之誠仰企雲霓之
望捐除疵癘應受福祥上有天臨旁無鬼瞰俾同袍之
兄弟共臻黃髮之期遂邀福於子孫永保青毡之舊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庇羣生螻蟻么微上干洪造伏念某
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觸罪南遷仇怨滿

前奇禍不測投荒萬里未知稅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
僑寓馬迹一島之上而村舍庖烟上薄場突久燥欲焚
天誘其衷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燔蕪弟婦胡氏猶
子強宗三被危疾救藥靡效賴天之佑得保餘息嬰兒
壽老免乳之夕母子陷危亦獲亡恙皆臣弟峴齋心啓
許前後七筵敢用昭告孀嫂劉氏頃緣幼女早逝願追
福於後身侍妾鍾氏又以老臣行年懼挺災於惡曜建
茲穀旦祇奉靈科虔誦秘文重脩菲薦誕惟先聖靡隔

塵凡哀閔手足急難之情保全駒犢孤危之命或伉儷
之際若幽顯之門捐除回祿之灾消弭歲星之厄仰憑
帝力式副洪願俯輸危懇用申報禮雖巍巍之大莫可
管窺而區區之誠庶幾芹獻洗心皈命稽首投誠誓畢
餘生永依至道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
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壬申年醮謝青詞

伏以天地之恩螻蟻之微何報兄弟之義手足之愛所

鍾仰瞻咫尺之威俯罄再三之瀆冀垂哀憫以鑒愚衷
伏念某始自幼年恭承先訓一門十口同產三人教以
詩書安於貧賤布衣草履耦食藜羹相與終身今猶在
耳已乃觀兄早沒得偕峴弟俱存爰自青衿以至白首
中緣際會過冒寵榮嶺海竄流骨肉阻絕旋蒙解網獲
遂首丘誓止躬耕不復求仕饘於是粥於是惟一日不
從歌于斯哭于斯蓋二紀于此云何不淑奄而先亡念其
忍死之害固嘗有宿昔未償之負逮此臥疴之日亦屢

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汎埽家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
不與初心高誦靈篇躬脩淨供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
心馳誠懼其多生身口意之間慮有一切貪瞋癡之罪
念此急難之情至切矣俾從逍遙之樂以超然一死一
生已抱終天之恨三薰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癸未年醮謝青詞

歸心大道托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族逮千五百
指天行代有每懷疾癘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水火

非常之變輒伸丹悃仰扣天閭曲軫鴻私俯從人欲捐
除疾恙洗滌罪愆門戶清寧園田登稔養老慈幼有團
圞之喜安居暇食無啼號之聲退省餘生實繁大造雖
乾坤之施義無所謝而豹獺之祭物有固然爰即家庭
恭脩報禮固不敢以嘽嘽癡僥求無妄之福乃所願者
安平泰優遊垂盡之齡

薦亡女水陸文

伏以生死之分定應同露電之觀父子之情鍾尚懷駒

續之愛仰憑十力俯薦一哀伏念某亡女小師自天
降凶遭世罔極父罹大謗罪遷於嶺表母懼不測憂死
於蓐中以乳乳童孺八歲之餘而呱呱號慕三年之久
孤危極矣何恃而存疾病乘之遂隕其命念私門之降
戾致穉女之蒙辜歲行一周生還萬里不免水火永負
九京沈痛之冤示見神通獨見諸佛慈哀之救是用集
桑門之勝侶演秘藏之真乘洞然無盡之燈彌滿衆香
之鉢海潮殷地花雨盈空升濟幽明皈依佛祖伏念亡

女流心債一念之債彈指斷三生之緣降伏衆魔滅除諸障觀一切有為之法悟四大無常之身普門有情俱登無漏

薦亡妻章氏淑人水陸疏文

伏以常住真心一塵不立妙莊嚴海五濁俱空是故諸佛開衆生方便之門自然一念證無上菩提之道伏念某亡妻淑人章氏十年好合憂患乖離萬里來歸死生契闊屬臨諱日祇叩真乘弘宣貝多葉之文瞻禮青蓮

花之座龍天澤梵水陸空行遊戲神通恭敬圍繞伏念
淑人章氏厭離火宅超悟三乘綰疊華巾解除六結後
身了了畫沙之智已成曠劫冥冥觀河之見不昧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伏以衆生造十習因受無量苦諸佛證三摩地示大悲
心一指彈而沙界已周五體投而應身出現仰神弘願
俯罄一哀伏念某人六妄所纏十生相續屬免身之彌
月忽遇疾而暴亡四大無常百藥靡救恍如一夢已隔

九泉念茲齧臂之初莫救投車之痛是用皈心寶玉剎稽
首大法輪發意圓成佇佛來應千燈普現八鏡交光五
色摩尼照濁水之源百寶蓮花雨娑婆之界伏念候三
生之宿障洗曠劫之塵勞破煩惱濁為解脫門斷生死
根為菩提種諸國土內見在天化身如來會中作大法王
子三千世界十二類生同躋極樂之方共獲逍遙之果
教院請疏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無始劫久住輪迴閔

諸一切有情當為衆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斷輪之妙談
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偈猶現
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羣迷之領袖牆壁瓦礫皆具
法音龍天鬼神遍作花雨

二

老宿下牀已開半藏維摩無語亦涉貳門真心本自不
生定法亦無所說某人英特大乘之器圓明後學之宗
陋鼠矢之汙羹笑蠅頭之鑽紙俾除疑網尚假言詮有

情無情已證無證一音演暢四象歸依水鳥樹林悉念僧
牆壁瓦礫皆說法寶塔現重重之相金蓮開葉葉之新
諸佛證明一時作禮

黃林庵請疏

種蒔松楸逮今五世追營香火何止百年評公已潛九
泉之幽方老為續一燈之照凌空飛錫在處隨緣踞地
磨甑不妨插坐

龜潭庵請疏

一丘黃壤永依龍象之尊百寶青蓮普照松楸之上某
人安心得法隨處現身竭來給孤祇樹之園面徹達磨
少林之壁栽花種竹不妨宴坐觀空運水搬柴自可優
游卒歲

牛山庵請疏

百年休歇四大本空一念歸依三生不昧某人追營香
火升躋幽明弘開十力之慈光賁九泉之室即諸緣而
應佇看隻履之飛隨所寓而安豈厭把茅之陋

金沙寺寢堂疏

鴻盤舊隱。菴畫叢林。昔高僧振錫之初。實長者布金之地。龍天擁衛。可續千燈。風雨振凌。遂空兩壁。仰勤檀施。共締崇因。敢言問疾於毗耶文室之中。庶幾容膝於彭澤南窻之下。

太平寺戒壇疏

薄拘羅尊者。捨一訶梨。勒得無病。報身維摩。詰居士分二珠。纓絡為具。足法施。無論多寡。隨力助緣。將軍指兩困。

何其多貧女捨一錢夫豈少睹茲妙果共結良因

開利寺經藏疏

欲除空幻當付八還永斷貪癡莫如一捨自非龍華會
世世受當來之記曾於菩提種生生有宿植之根孰締
鴻因遂發無上但乘龍捨之筏自分無盡之燈

吳江教院塔疏

長者布金號阿蘭若僧伽留錫在宰堵波人依十力之
尊地接三江之勝龍天棲止百寶莊嚴劫火洞然一夕

煨燼仰勤檀施共締鴻因歸然三百尺之高湧青蓮于
地下瞠若干萬人之衆標白月於指端

資聖寺大殿疏

七十年中住世實只是開看千萬佛所種善根惟有一
施應觀法界一切世間凡此現前諸相具足之身皆是
夙植三生菩提之種盡增于妙果弘用益於當來歌利
王割支體斷若虛空委丘人賤金玉視諸涕唾願積太
山一線之溜用合浮圖百尺之尖睹此勝緣故應喜捨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庵疏

一世解鑣尚存馬鬣三歸集福今在龜泉伏惟某人舍
衛國之比丘祇陀林之上首安心得法隨處現身九節
烏藤去作閒雲之伴一丘黃壤佇霑法雨之滋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善有根封殖則生福有田投種則獲恭惟三世佛亦號
兩足尊俾衆比丘開萬善之門為大長者集諸福之地
爰因廢刹重建道場檀施一開龍天咸會生生世世為

善知識共脩無上之緣子子孫孫現宰官身更結未來之果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六觀如是莫保百年現在之身十力無邊當種三生未來之福眷茲蘭若龍象所棲適踞通津戎馬薦至迄今起廢凡屬當仁百堵嗣興千金樂施善根堅固佛果圓成了此一大因緣宜獲無量福德

華嚴輪藏疏

一乘法輪三身普現十蓮華藏九會同音故諸佛開大方廣門為衆生滅貪嗔癡罪四十九年如來說法五十三位菩薩現前善利弘開妙音演暢益資衆善普證大緣由進實以成山積盈科而至海不住心不退不轉無量福無數無邊凡我華嚴界中共證然燈佛所

請僧了義住牛山庵疏

同產五十年為昆為弟孤墳二百里依佛依僧爰締弘因增崇善果恭惟某人捨身得度住世隨緣拄杖徑行

松楸改色結跏宴坐烏鵲來巢底憑十力之慈大庇九
泉之壤

楓橋砌街疏

車輪覆井彭公之懼溺則然乘輿濟河鄭僑之樂施如
此乃眷吳門之北實惟澍水之衝冰雪之辰風雨之夕
陷泥蹶塊駕萬斛之舟挽葛捫蘿爭一線之路呻吟相
屬顛仆盈前欲出諸積淖之中共寘此坦途之上道
路橋梁不治盍現宰官身山河大地皆平實惟菩薩道

茅山鶴會鑄鐘疏

望中天之華表以迎遼鶴之歸達東序之金鐘而聽蒲牢之吼惟句曲洞列靈山之籍實嘉平臘著內紀之謠念久闕於鴻音當仰資于衆善百求百得聚千鎰之多而後成大扣大鳴徹九地之幽而皆應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吳道子畫艷都宮而懼罪者不殺韓吏部題木居士而求福者無窮雖名四大假合之身自成一念真實之相

庶憑善知識結此大因緣啓發真心極種種相好莊嚴之妙增崇報地為生生福德具足之因

黃林西庵請朋老疏

一抔隴上蔽柏城拱木之陰衆香鉢中具桑門伊蒲之供肆崇善利先屬當仁恭惟長老朋公徧住叢林久提祖印嘗據十字路把斷要津今葢一把茅結跏趺坐雖云無住相寧戀三宿之桑真成不動尊當面九年之壁

虎丘修御書閣疏

曾丘勝地龍象之衆高栖藏室寶儲奎壁之光下照長
廊千步高閣三成風雨震搖日星穿漏眷吳門之輿境
占浙水之上游欲仗衆緣共作佛事山川炳煥復見龜
圖出河洛之中楹桶穹崇共看龍華照人天之上

教院興造疏

修具足相惟有莊嚴滅貪癡罪惟有布施恭惟大檀越
皆兩足受報之身更發菩提心為三生種福之地供毗
耶城香積之鉢轉光明藏貝葉之文開大旃檀林建寶

蓮花座娑婆世界內捨不貪不吝之財堅牢庫藏中聚
無量無邊之福

先孝寺重建經藏疏

種福有福田施佛得佛果但至心三四五佛悉皆供養
應獲福千萬億劫不可稱量況毘盧藏所傳大乘經皆
釋迦文所說真實語若聞此經典不驚不怖不畏則所
得功德無量無數無邊種種莊嚴極八十一好之妙生
生得度現三十二應之身眷此鴻因故應樂施

開利寺建造水陸光疏

衆生造諸惡業墮阿鼻獄菩薩示大慈愍開甘露門推
三車救火宅之焚渡一筏援海苦之溺爰因勝地重建
道場恭惟大檀那增受古佛記了知今世諸相具足富
貴之身端是前生百寶莊嚴佛土之報更脩無上道以
結未來因

崇安寺放生疏

齊宣王哀一牛之繫鐘無辜就死杜工部解衆難之急

縛不忍遭烹故諸菩薩開方便門而大居士施無盡藏
憫此衆生羽毛鱗介之屬貸其一時網羅鼎俎之虞洋
洋焉得其所哉舉有不驚不怖不畏之心皜皜乎不可
尚已應獲無量無數無邊之福

普利寺建三門疏

布黃金為行道之場踞青蓮作說法之座況諸菩薩現
身之地亦大檀那種福之田一刹方興重門未立蓋資
具足佈施共結一大因緣助發善根增崇勝果及今住

世莊嚴佛土稱梵帝之宮必定當來圓滿報身現宰官之相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士營堅牢寶藏世尊開方便法門自惟浮生四大無常之身莫如歸命最上希有之法仰憑博施共結勝緣倘容此身度世依佛依僧敢忘他日捐軀報恩報德

大醮疏

邊虞不靖每懷填壑之憂戎首自焚始有息肩之望天

未悔禍而飛蝗作沴人無寧歲而泝水挺災巢木而居
懸釜而爨田廬蕩析老幼驚奔天子徹膳避朝大臣屏
居待罪詔音下而捐除逋負荒政舉而軫恤流亡賢士
大夫固已分顧憂巨富長者所宜共休戚人窮必啓盜
奪之變歲饑將稔疫癘之虞欲備非常盍申善救是用
法弘願致籲天之禱庶幾闔四境有卒歲之安冀斥金
錢粟帛之餘少佐香火瓜華之具天道不謫神聽無私
共罄一誠宜蒙休應

天中節功德疏右語

炎正肇卜年之永朱方紀彌月之祥凡我有生舉同是日
俯申洪願仰叩真成伏願維月如日之升立極配天之
大獻華封人之善祝齊南山壽之不騫集阿蘭若之妙
因等西方佛之無量

二

火流周屋而肇興王之迹風入舜絃以開受命之祥玉
坐傳觴千官列侍寶坊修共萬德同音伏願追五帝之

高蹤邁三王之遐躅降年有永見黃河千里一曲之清
受祿無疆聽嵩嶽萬歲三呼之祝

三

火德運而啓造周興王之業夏日至而肇王商立子之
符草偃舜風葵傾堯日伏願福祿之盛如川方增功德
之隆與天無極車同萬里陪西池阿母之游統接千齡
應南極老人之瑞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蘭殿儲祥慶千齡之會祇園薦祉慶萬國之懽伏願大
寶齊斗極之高王基共盤石之固汗南山之竹紀莫大之
功勲閱東海之桑介無疆之壽福

二

荒寢儲休瑞乙紀生商之候牢詞錫羨猗蘭開祚漢之
祥凡在照臨舉同慶額伏願弓橐戈戢粟腐錢流驗泰
階六符之平甲彞倫九疇之敘農桑三萬里而永燕蘿
圖之國春秋八千歲而允符椿壽之長

三

離重踐運震出膺期鍾嘒歸誠鼎年獻卜戴天所逮擊
壤惟均伏願皇帝陛下寶祚光輝帝國廣大乾旋坤轉
不俟南征北伐之師雷動風行已極東漸西被之境一
人有慶萬壽無疆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

宋 孫覲 撰

序

東平集序

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以文學政事被遇神宗皇帝於
熙寧元豐間進居從官大臣之列魁壘碩大世顯三朝
十直殿廬四易旌節奇麗福艾獨殿諸臣老享壽八十

薨於賜第終始大節具載國史而平生所為賦頌名碑
制誥冊命書奏議語之文數十萬言藏於家凡若干卷
號東平公集方是時也海內乂安二三大臣或操法令
以斷天下事而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天子慨然振千歲
積壤之蠱以追迹二帝三皇之始尊經崇儒崇王賤霸
張王大中不雜他道一代彌文炳炳烺烺皆詩書禮樂
仁義之實而左右前後之臣通經學古鴻文大手筆足
以潤色太平者皆不能稱其位公自遠方召見擢侍講

惟掌內外制由三司吏遂躋丞輔魁名碩實為世大儒
一時學士大夫慕其風聲奔走談說以不及為恐余讀
其書然後知公遭遇之盛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殆
非偶然者也自六經之道熄而百子各自為宗怪奇可
喜之論雜出於其間而六代弦匏之器雅頌之音已不
接於世俗之耳目如張釋之固無甚高論文帝猶曰卑
之秦孝公聞帝王之道三日而無所見焉士中有所挾
者莫不欲夸見所長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流落不遇

伏巖穴以死無足怪者惟公親逢聖主明道術于絕學
之後續微言於將墜之餘志合言行應期而出不數年
遂參大政謀謨諷議勸講論思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
之郊廟扶衰救敝尊主庇民之言豐財裕國治兵禦戎
之策彌縫政事之體不謬于古推原道德之旨不悖於
今聲氣相交風動雲興如龍吟虎嘯如鳳鳴高岡之上
也辭麗義密追古作者如彈有虞氏之琴如鼓清廟之
瑟一唱而三歎也太音希聲振越渾錚如鈞天之奏撞

千石之鐘振萬石之簾也公之文章用于世傳于今覺
於後迺如此非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者乎雖然以
公大臣踐歷中外四十年嘗一片建安再貶宣城而辭
氣浩然百折不衰至一觴而一詠戲語弄翰率然而作未
嘗少貶以就俗根極理要一本於今經義非元志于文
辭以循人年日觀美而已神宗稱公性與道契文為嗣
宗賜禮一傳天下頌之豈不信矣乎公之曾孫右通宜
郎靖遭建炎兵火焚廬之禍徙家晉陵始從余游一日

出公遺稿請余序而識之某為書生時詞習公文知敬慕公至于今老矣倘得以姓名託於公文之次豈非區區之願也哉公所著書又有孝經論語注解周易大傳尚書周禮義毛詩集傳注老子道德經莊子內篇凡若干卷皆不列于此而注莊子方盛行于世公諱惠卿字吉甫爵東平郡公云

浮溪集序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

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祕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
下為右文遂贊書命入翰林為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
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為書文若干首傳
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某為之序
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為難工由漢訖唐千有餘歲
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
而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
為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不輒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

不能兩信矣夫道喪文弊作者衆矣詞力儼淺益不逮
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盛以造古人域而擇
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踰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
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
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遂亦列於作者之林
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
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為辭章如啗
土菑嗜昌歎為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

羅舊文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壞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於咏嘆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隲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鐻扣之輒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館閣時方以文章為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為余出也後十五年

公以儒生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為天子視草始大
發於文深醇雅健追配前哲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
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
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托遠得
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

叅政兄內外制序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
而後見于言論文章而為之空言何謂空言騷人墨客

賦上林記雲夢夸雄鬪麗調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
俚儒俗學譸譌然刻舟記遺而不切於事謂之空言可
也羈臣寓公登高望遠撫劍長歌擊缶而呼嗚嗚以自
鳴其不過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時
遇主撞大手筆布宣德音渙為大號四海震動沛然如
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絕徼屈強不臣之
徒征誅所不能加者傳檄可定也跋扈梟雄驕悍不軌
之臣法令所不能制者折簡可呼也載筆而往姦臣賊

子懼而受惡固嚴於一劍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賢於百萬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袞一言之感如挾纊天威在顏不違咫尺而文章之功蓋侔於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叅政公自幼學號神童兩著名藉於禮部遂收其科又舉宏詞為第一累踐冊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秘書為少監蓋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為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莫能用紹興初召見獨為上所識遂擢右史俄拜中書舍

人三入翰林為學士當是時大憝未除羣盜相拔而起四方多事大駕蒙塵凡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獨當上意惻怛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誦以為口實既叅政為丞輔矣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遭於是為盛某從公之子大雅得公所作內外制若干首讀之而嘆曰辭達而已矣夫人抒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于其意意有不盡於言者辭不達也況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于四方萬里之遠

使人人曉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咽去鯁口腸皆通
惟公之文為然無虛美無溢惡豐而不靡約而不昧一代
之彌文可為後世法乃序而藏之

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
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一賦於
是喟然嘆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
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鏡家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

之言無不配也相如奏賦夸苑囿之大固無鬼家神林
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禮受一日之作
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腎之奇賦奏天子一
見大悅固金華露門諸儒進讀無摘句分章之助而流
傳數百歲後班孟堅刪取其要顏師古為之訓解學者
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
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古字而士溺于所
習履常蹈故讀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至有伏獵

侍郎弄聲宰相貴為公卿遺臭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
慨然閔古學之壞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跡
之遺趙高領妙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難字過
目無復含糊囁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擊節稱
善獨在雌霓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識高下抑揚自中
律度如流水高山慶賞音之一遇也洪農楊公博極羣
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熙寧中嘗召試中
書進換文階擢三衙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為臺

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願也明日有旨還復東頭
供奉官進閣門祇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
強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平
生所著切韻樂於學者共之昔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
度李公淑崇增韻李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數篇
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
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即其書科別
戶分著為十條為圖四十四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

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濁輕重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且離為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嗚呼慨自靖康之亂久秘圖書之府與夫私家之所藏鬻書之肆焚滅為炭燼無遺者學者訪異書問奇字屬古文漫然無所考按始有牆面之歎得公此書可以窺是自然與聲俱生之妙破流俗附意生文之偽不待旁咨久察窮蒐遠紹具見于一圖二篇之中不必有曹憲可以備顧問不必有揚子

雲可以備劉棻好奇之訪不必沈休文韓吏部文章之作
宮商相交低昂殊節自應古法覽者當自得之公名某
字某自號畸翁云

竹亭詩序

胥君澤民游太學十年試有司不合棄去家於臨川之
宜黃地偏俗美千嶂林丘二川交流環堵蕭然雖雞犬
皆有自得之意澤民儀狀豐偉白皙美鬚髯如世間所
畫墨仙劍客酒酣抵掌論事朗練明達亹亹可聽盜據

臨川羣偷乘間竊發里中惡少年相拔而起賊民馳一
紹介集庭下以禍福諭止之且發廩以振其急官軍大
至盜奔建昌官吏捕逐黨與磔羣偷城上以狗無脫者
少年感君以手加額曰活我者胥君也誓以死報未幾
楊世雄擁衆數萬焚崇仁掠宜黃境上一方騷然澤民
選可用者十餘人伐木柵隘口伺其至則被髮持挺鼓
噪而出世雄大駭盛兵臨之百餘人者植立不動世雄
巨測為退舍三十里一夕引去嗚呼建炎之亂吾君側

席求人如不及以澤民之才小試於一鄉所立如此而
懷奇負氣恥於自售乃放浪山水間舍旁植巨竹千挺
引水環之美蔭可藉將葺茅竹為亭與客飲酒吟嘯其
上以終老焉于是各賦詩一章以落其成澤民豈終老
者乎錐處囊中其末立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
赦者也詩成聯成大軸屬余為序

尊勝陀羅尼序

余聞金剛智三藏所譯尊勝陀羅尼而以加句者為善

本勝妙獨出而不錄於大藏歷年浸久時見於殘編斷簡之中學者疑之有僧齊璧者遂著論以黜其偽大比丘智標僧中龍象儒釋兼通讀齊璧之書而嘆曰風俗之壞妄言無識之徒依倣經傳欺世取名而謏聞異說往往竊出於其間然亦不可以此故疑其真況佛菩薩語沙流萬里累數十譯至中國而後與華言通藉今說事者也崇說妖言疑誤後學乃託於梵唄不可通知語豈理也哉於是博採傳記得唐人勸善錄三卷而尊勝

加句實佛馱波利舊本金剛智三藏所譯也有侍御史
武輒與慧琳法師之文記次甚衆或由夢感或由神遇
八部龍天之所護持一切諸佛之所印可亘古今異天
壤積衆口之傳字字句句若合符契無一語之謬而齊
壁以厯本黜之誤矣按輒自序其妻死於永泰始訪善
本獲之而韓文公有弔武侍御畫佛文其辭云御史武
君當年喪其配疑即輒也然文公生于大厯戊申其云
當年喪其配則輒之圖西佛益非文公時其後文公見

其畫乃弔之爾嗚呼辨古今事當否正羣書誤謬雖吾
儒亦難之末學承誤尊信口耳葉公見龍而驚楚人抱
玉而泣明月之珠暗投白雪之音寡和識真者少可為
太息標公博洽有文援古知今攬百氏諸子之書考次
前世名臣勝士之所紀載遠追慧琳之遺近闢齊璧之
妄推見至真開示後學以目證耳無可疑者乃序而誌
之俾刻示其徒亦有驚也

語本序

華陽王氏世以儒名家至岐國公又以文字典掌三朝
誥命踐大官為宰相而王氏文章遂擅天下猶子龍圖
公讀書屬文辭豪健雋壯有家法而尤長於為吏宣和
中太上皇召見言治道中上意累擢部使者皆有名蹟
建炎之亂盡載其孥南走閩中居間無事除治一室悉
取衆書讀之舊嘗著類書號語本至是書成自上古聖
賢秦漢以來百子太史氏騷人墨客人文陰陽律歷卜
筮占相兵畧族譜古文字學山經地志方言俚語浮

圖老子外國之說靡不載抄數萬言至連筭累牘不能容即物著名因事言立皆有所自博採傳記掇取為書以數分之號語本云昔大丞相華原鄭公與客坐客有言利市者丞相顧公曰何云利市公答曰卦說以巽為近利市三倍豈謂是耶丞相大喜曰然公語本之意蓋始于此公聰明過絕人事無劇易迎刃立解一時士大夫謂公當以功名顯屬時多虞周走山海數千里之遠巖居野處無所寄意於是推原鄭公發語之因纂輯舊

聞各從其數著為一書以遺後之君子凡閱書五千餘
卷離為二百四十篇積二十年而成可謂盛矣余竊悲
近世矯誕之士褒衣大帶禹行舜趨賣聲名于天下叩
之空空然真孔子所謂鄙夫者而無所知之徒又相與
從而和之將焉取于斯也嗚呼聞龍圖公之風亦可少
愧矣公名某字某云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

一年二十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員外郎從卿貳奏事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邁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嘆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為知己挺立縉紳間益自重澹然無所諧己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己斥公於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為國子司

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詔令坦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孫者皆歎異之余一日遇公公出内外制若干篇屬余為之序孔子云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於心應於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置赤心於其腹中者惟陸宣

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發落筆千言空然溢
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四方傳
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
上意者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姨好會公當制是
夕御禮趣進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
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孫日賜物上旦無適某矣遂
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入朝廷有大除拜過二
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

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
公解衣據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嘆
久之纔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抑公
而更進於是慚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
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叙事
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次以為公
書首

西山老文集序

紹興戊申八月

宋興文章猶襲五代之弊自歐陽文忠公起江右尊明
道德於斯文將墜之餘天下靡然從之一洗老生常談
腐儒俗學之陋居亡幾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繼出公
後懷寶含章待倡而發如雲從龍如水赴海如大呂之
應黃鐘氣焰相薄校高下一代之彌文郁郁乎不可尚
已元祐中豫章黃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人學詩
者皆自黃氏至靖康建炎間魯直之甥徐師川二洪駒
父玉父皆以詩人進居從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

向慕作為江西宗派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為圖
凡挂一名其中有榮輝焉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儒字
少汲少工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日擊節嘆賞指示進
處述數十語表而出之今刻石在焉然公之學不專為
詩他文皆稱是筆力雄贍操紙立就所為賦頌表啓記
序銘贊之屬蓋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
尺紹興初以刑部尚書侍講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論古
人成敗之迹陳當今世務之要議論卓然中上意一日

上以所御白團扇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以
賜示將大用而公一夕疾遂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四
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處州樞集公詩文為一十
四卷以書抵老友孫氏某曰先君與公同朝為侍從且
厚善願有述也余嘗論三巨公相繼出江右為世大宗
師其外有二劉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澤曾南豐之弟子
開與鄧聖求李泰伯皆以鴻儒碩德相望三四州不過數
百里之間今胡公又出而與諸作者為並江西人物於

是為盛

丹陽集序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
雖游夏求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
折衝萬里以身進退為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
無羨於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
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啓悟後覺雖不見於
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亦其勢然歟左

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丹陽葛公自髫齡以奇童名里
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
林公子中愛其文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
試宏詞皆中第一於是名聲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更
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秘書入尚書為郎當是時天子輯
瑞應龜講彌文報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
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瓌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
交口譽歎謂公即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

追湯盤周誥商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
擢大司成遂躋從法會宰相新用與公有連補郡去國
公聰明疏達典數大州首除一二凶猾之亂治者寘之
法然後簡節疎目以柔道理之而尤詳於折獄躬自臨
聽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於片言以故所蒞多平反無
寢寃者燕山之後詔州縣率免夫錢而以乏軍興候官
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不堪奏蠲其半
湖人至今思之公施於政事又如此既沒有司議行易

名以道德博聞曰文樂安撫民曰康公應三法諡曰
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為天下惜
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哀公遺文八十卷號文康
葛公丹陽集自天德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
要世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
詩書喜怒哀窮泰憂悲愉佚陵高眺遠飲酒歌呼雜然有
觸於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
之士以一能一技列於儒林者比也某與公同州里視

公為前輩盛德而與公羣從游最久故蓄公詩文為多
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別集
未出也殘年投老復睹鉅麗如獲拱寶三歎之餘乃序
次以為公書首公諱勝仲字魯卿常州江陰縣人遺奏
上贈特進云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